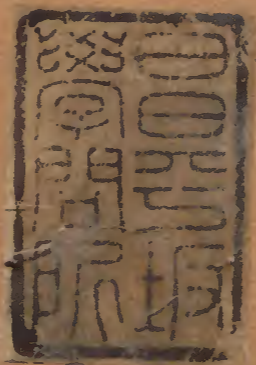


五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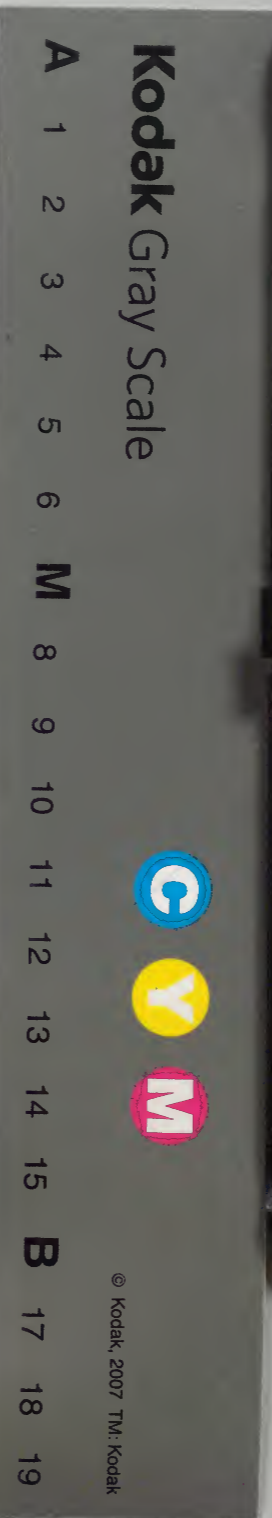
十之十二



卷之十
 善行
 德化
 勤政
 制治
 命官
 求言
 聽納

庫	文	閣	內
三九	二八	二八	漢
函	五七	五七	書
一三	架	冊	號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57
冊數	22 (4)
函號	299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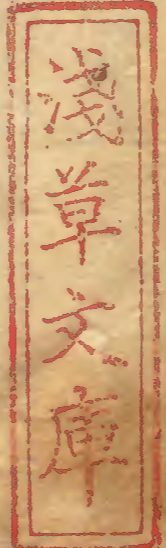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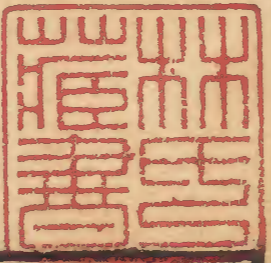
五倫書卷之十
君道

御寶 善行

德化

無懷氏之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其民其食而樂居。懷王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命之曰無懷氏之民。

黃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民不甯。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無夭。無疵。鷹虎豹不妄噬。鷺鳥不妄搏。裔夷之



人罔不レ願レ鳳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焉

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億兆願戴已

與不願戴已與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

在野在野不知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烝民

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

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

力何有於我哉

虞舜有大聖之德格于父母諧于兄弟孝友之至通于神

明耕歷山人皆讓畔漁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

窳及為天子天下化之故孔子稱之曰無為而治者其

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夏禹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

鼈咸若

商成湯布昭聖武代厯以寬兆民允懷○子惠困窮民服

厥命罔有不悅

周文王為西伯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相謂曰西伯仁

人也盍往質焉乃如周人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

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

讓為卿二國之君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吾等小人

不可以履君子之庭祗取辱耳遂相讓以所爭田為閑

田而退天下聞之歸文王者四十餘國

康王收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罔

五
圍空房

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世之風焉

漢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故當時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
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網疏闊斷獄四百有刑措
之風天下大和百姓給足

唐太宗嘗與羣臣語及教化魏徵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
為飲封德彝非之徵曰五帝三主不易民而化行帝道
而帝行王道而王顧力行何如乎帝從徵言勤而撫之
天下大捨斗米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十九人東至于
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
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惜封德彝不及見之
宋太祖自建隆以來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于

不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在位十有七年之間聲明文
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於漢唐蓋無讓焉

仁宗恭儉仁慈敬天重民吏治茂列刻之人決獄多平
允之士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壅國本
者厚矣升遐之日雖深山窮谷之人莫不奔走悲號而
不能已也

金世宗明禍亂之故知史治之得失即位五載南北講好
與民休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
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
孳孳為治夜以繼日當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
足倉廩刑部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

堯舜

元太宗時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齎糧時稱治平
國朝洪武三年二月

太祖皇帝行後苑見巢鵲郊冀之勞喟然歎曰禽鳥劬勞
若是況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
故元鎮撫陳興被伴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
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興辭

太祖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
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肯令其違遠
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
興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樂宜何如侍臣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至燭非惟一家之老者
得所天下之惻獨鰥寡皆蒙其惠矣

太祖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
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
情而為治○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
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
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
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
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勤

夏禹受舜禪一饋十起以勞天下之民

商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大戊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故享國七十有五年

武丁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故享國五十有九年

周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漢文帝絕秦之跡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滯未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育羣生以安海內

宣帝與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躬理萬幾厲精為治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光武每且視朝日具乃罷數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願願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南陳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偽下不容姦姦每夜刺闥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鷄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踰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強若此

唐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呂

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恰勤職業朕此意

憲宗嘗盛夏召李絳對延英殿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與卿講天下事乃甚樂也絳或無所論帝輒詰所以然又嘗謂宰臣曰天下事重不可一日曠廢若遇連假不坐有事即詣延英請對崔羣以殘暑方甚目同列將退帝止之曰數日一見卿等雖暑熱朕不為勞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隻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觀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為清明

宋太宗每且朝罷登崇政殿決事日中未食淳化中謝泌請退朝進食畢然後決事帝不聽嘗語近臣曰天下事日日聽斷尚恐不及唐末諸帝多深居何也

真宗即位每且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講讀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召侍讀侍講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仁宗慶曆三年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詔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仁宗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仁宗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其聽納不倦如此

國朝洪武元年

太祖皇帝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十年九月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

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且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且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為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

永樂四年正月

太宗皇帝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召六部尚書及近侍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

班倫書
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瑞
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計
議又曰朕每且四鼓以與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
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
朝退未嘗輒入官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
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官中事亦多須向外朝
事畢方與處置間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
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
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敷也自今凡有
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制治

伏羲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
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以儷皮為
禮結網罟以教佃漁養犧牲以庖廚以龍紀官作二十
五弦之瑟以木德王天下

神農斲木為耜操木為耒始教耕種嘗百草始有醫藥作
五弦之琴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火德
王天下

唐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
蕃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
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

禽獸逃匿為疏九河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虞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夏禹之治天下也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

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商成湯表正萬邦績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制官

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

有殉于貨色恒于遊政時謂滯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

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

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

訓于蒙士

周文王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

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

畝之田匹夫耕之人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武王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悖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成王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

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

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

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

五倫書
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列國齊桓公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斂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漢高祖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依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且不暇給規摹宏遠矣

文帝承高祖掃除煩苛與民休息之後加以恭儉安養天下是以當時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幾致刑措武帝曠咨海內舉其後茂與之立功興太學條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宣帝與干閭聞知民事之難難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上各奉職奏事數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躬行以實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

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無中興焉

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後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閭章二妹為貴人而章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唐太宗貞觀元年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帝嘗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可損若慕竒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

宋太祖承五季之亂厭人主苛暴以聰明仁恕服天下之心紹周之初市不易肆藩鎮強盛削之以漸多用儒臣出理郡國置諸州通判以分刺史之權蠶是節鎮勢輕禍亂不作專務養民罷却貢獻禁進羨餘晚節好讀書嘗歎曰四凶之罪止於流放何近代法網之密耶其若

諸國必招之不至然後用兵及其既降皆不加戮
太宗沉謀英斷儉勤納諫閔農慎刑好學重儒故能削
平海內功業炳然

元世祖詔新立條格省併州縣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
給俸祿頒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均賦役招流移禁勿
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
軍馬勿得停泊詞訟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
兩澤平物價具盜賊囚徒起數月申省部又頒陝西四
川西夏中興北京二處行中書條格定立諸王使臣驛
傳給賦差發不許擅招民戶不得以銀與非投下人為
幹脫禁口傳勅旨及追乎省臣官屬嘗召史天澤問治

道天澤具疏對言當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警諸
郡霽恩澤以安反側退貪穢以任賢能頒俸祿以養廉
禁賄賂以防奸悉聽之次第舉行

國朝甲辰五月

太祖皇帝朝罷退御白虎殿覽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
在側

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
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于戈戰爭之餘斯民
憔悴南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令
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遂巡未遑遂使漢

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制作貴不違時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之若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者也可不惜哉

五倫書卷之十

五倫書卷之十一

君道

善行

命官

唐堯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虞舜諭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

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咨垂汝
共工○咨益汝作服臚○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
哉惟清○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
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商高宗相傳說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
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若乃
心沃朕心

周成王命微子啓為上公於宋以奉湯祀曰爾惟踐修厥
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嗚呼
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命周公治洛曰公明保予冲子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
民居師○命君陳代周公監殷頑民于下都曰爾惟弘
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實而有制從容以
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
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
宥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念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
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
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

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末世
 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
 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
 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殘公其念哉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
 乃舊服無忝祖考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
 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
 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成以正

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
 追配于前人 ○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惟予一人無良實
 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庄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脩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
 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
 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
 祇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彞憲
 漢光武南定河內而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
 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

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帝謂恂曰河
内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今吾委
公以河内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
令北渡而已寇恂至河内果能勝任光武喜曰吾固知
寇子翼可任也○建武元年遣使策前將軍鄧禹為大
司徒曰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
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
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實今遣奉軍
都尉授封為鄴侯食邑萬戶章帝元和二年詔三公曰
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其苦之安靜之
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

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
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
心吾詔書數下寇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
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晉武帝咸寧初命山濤為尚書僕射加侍中手詔戒之曰
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矣

元帝以諸葛恢為會稽太守臨行置酒謂曰今之會稽
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蒞政之方是以
相屈

成帝咸康四年冊太傅王導為丞相曰維稽古昔建爾
于上公永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

休哉公其戒之

唐太宗謂左僕射房玄齡曰卿為百司之首佐理陰陽朕有不逮宜矯其失謂吏部尚書侯君集曰職在選舉發言朕聽宜屏黜不肖進用賢才謂戶部尚書唐儉曰朕情存兆庶誠不懈怠宜知其疾苦體其虛實謂工部尚書杜楚客曰人君欲奇服異器以散府藏當諫而勿為也謂鴻臚卿劉善固曰今遠方之人朝貢不絕來數則煩迎送拒之便絕通和宜處之以道令懷而不怨朕欲庶幾唐虞亦欲卿等齊肩稷契耳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王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貞觀二年以王珪為侍中帝謂珪曰國家

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頗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郡臣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十六年以魏徵為太子太師時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蹇貴重無踰魏徵遣傅太子慰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賴公即其義也公雖卧病可擁全之

高宗時薛元超拜中書令帝幸洛陽晉輔太子監國勅曰朕晉卿若笑一臂顧太子未嘗庶事關中事務卿悉專之○龍朔二年五月丙申以大司憲竇德玄為司元太常伯左肅機源直心為奉常正卿劉祥道正授司刑太常伯守司宰正卿駙馬都尉薛瓘為司宗正卿司刑少常伯侯善業為守祥刑正卿蘭臺侍郎弘文館學士上官儀為西臺侍郎檢校左相許圜師為左相司列少常伯郝處俊為太子左中護左中護賀蘭敏之為左侍極弘文館學士德玄等所授官並帝自法定及許圜師等入謝帝謂曰構木厦者必藉群材理天下者必資良佐比來食祿之官多不稱職或遞相明附或忘公徇私

庶政味康咸由於此我所以就中揀擇親注此官道各用心勿踵前弊無令後人嗤笑也

玄宗以黃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崔沔吏部侍郎王易等為諸州刺史因勅宰臣曰朕欲妙擇牧宰以崇教化亦欲重其資望以勵衣冠自今已後三省侍郎缺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須求曾任縣令者
 憲宗以裴均同平章事謂均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卿其勉之
 宋太宗以宋琪李昉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事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

無不亂御等慎之又謂蒙正曰凡事未達見當世之務
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
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中亦當論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
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帝欲相呂蒙正以
其新進藉趙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
留為太保兼侍中謂之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
自驕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弭災恤何憂不治卿
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如堯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遂
拜蒙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神宗以進士范育為涇陽令育以養親告歸既而從張
載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帝諭

之曰書稱聖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

孝宗即位召張浚赴行在賜手書曰朕初膺付托以眇
然一身當萬機之煩夙夜祗懼未知攸濟公為元老宜
輔朕初政公其疾驕副朕至意浚遂就道至即引見帝
政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賜坐降問再四浚
言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
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競業自持使清
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醜虜自服遂
以浚為少傅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元仁宗延祐六年以御史中丞禿禿合為御史大夫諭之
曰御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勲舊故持授汝當思乃祖

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為法否則將墜汝家聲負朕委任之意又諭學士忽都曾兒迷失虞集等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負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
英宗登極拜住拜平章政事進左丞相帝諭之曰朕委卿以大任以乃祖木葉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重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

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國朝吳元年五月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參政蔡哲為參政
太祖諭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瀕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易者衆往時官吏多為利誅陷于罪矣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非哲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太祖曰公即無私義之謂也私即亡公利之謂也要公之丁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

後揆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會中微有芥蒂即不得為公矣卿宜勉之○洪武三年六月以太都督府都督俞事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俞事溫先從大將軍攻蘭州有功及是入謝

太祖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師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墮故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敵若之仁智雖有勇士百萬不足恃也古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勲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萬古不朽其悍驕恣橫之人雖能成功卒至敗亡者蓋勇有餘而仁智不足也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又曰功蓋天下守之以謙尔能守此為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洪武四年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

太祖諭之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稟官曠職卿等居持衡秉鑑之任宜在公平以辨別賢否毋祖庸庸碌碌充位而已○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太祖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

太祖遂命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
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
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
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
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
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
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
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因公清直亮以
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宋樂元年十二月丁亥

太宗謂吏部尚書蹇義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

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
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蓋吏部選擇出一時倉
猝未能悉其才行必考察所行乃見賢不肖其令巡按監
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
能否庶貪之寶具奏

求言

虞舜謂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夏禹即天子位懸鍾鼓磬鐸鞀音陶有柄有耳小鼓也以待四方之

士為銘於篋蓋樂器所懸橫曰篋曰教寡人以道擊鼓諭以

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搥

鞀

商太甲謂伊尹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
救之德圖惟厥終

高宗命傅說曰昔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聞
于行

列國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舍死簡子退朝常不悅大
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
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舍之諤諤是以憂也

漢文帝三年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
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
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
方之賢良其除之

宣帝地節三年九月地震詔求直言曰乃者地震朕甚
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違有司

光武建武六年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
害強弱相凌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求念
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
上封事無有隱諱

晉武帝泰始二年九月散騎常侍皇甫陶傅玄共掌諫議
上疏言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
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邪二
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依之
然後主事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

人主若不能虚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
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
勿有所非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
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諱言語有得失皆曠然恕之古
人猶不距誅謗况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勣蔡母
和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
無諱言之忌也

後魏孝文帝承明元年十月詔曰朕纂承皇極照臨萬方
思聞遐風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諱之音野無自蔽之響
疇咨帝載詢及芻蕘自今已後群公卿士下及吏民各
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

正風俗者有司以聞朕將親覽與三事大夫論其可否
裁而用之

唐高祖每與杜正倫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帝為
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領下有
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神關失朕豈
慮者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武德元年孫
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時軍國多事賦歛繁重
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帝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
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
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
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裨不逮比

每虛心接待其聞謚言然唯李綱差盡忠款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墮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太宗貞觀元年正月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治正臣事邪主不能致治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可得安天下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而定天下既而規遠流慶子孫此蓋任得賢人之所致也後世稱美不容於口朕雖不明闕於學問至平大好大惡容或知之幸諸公數相諫○十八年劉洎遷侍中帝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其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曰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曰陛下

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有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時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今必詰難至再洎復上書諫御筆如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此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謚言更懷以改

高宗永徽五年正月以天旱寺詔京官文武九品已上及朝集使各進封事極言厥咎又嘗謂五品已上曰徃日不離膝下且夕侍奉時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仗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已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

肅宗乾元二年三月詔曰昔公卿面諫載在簡冊令僕
陛奏亦惟舊章所以下竭其心上聞其過君臣回德豈
不盛歟公卿已下有能論時政之非箴朕躬之闕有益
於國有利於人宜盡言以救時弊朕必當行終無諱
者朝廷用一人擢一職或有不當亦任奏論在京文武
五品已上正真清資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
任自封進兩省官十日一上封事宜論得失無假文言
代宗廣德二年三月詔曰為政者宣之使言作事者稽
之于衆切於求道務以從人將明目而達聰亦理煩而
去惑經國之體庶無關焉文武百官及諸色人等有論
時政得失上封事者狀出後宜令左右僕射尚書及左

右丞御史大夫中丞等於尚書省詳議可否具狀聞奏
其所上封事除常參官外有詞理可觀或幹能堪用者
亦宜具言詳議官中或見不同者即任別狀奏聞

德宗興元元年九月帝謂宰相曰今大盜雖除時猶多
艱宜廣延納以達衆情近日朝官諫臣都不陳奏外事
人之利病朕何以知之自今每衛及延英坐日常令朝
官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庶有弘益又須精擇諫官俾
極言無隱

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謂宰臣曰朕近讀貞觀政要粗
見當時之事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群臣進
諫者徃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

十論不得一二而已

五代周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詔曰文武班列親近臣僚愛國誠堅致君心切苟或聞朕躬之過失觀時政之否臧無惜敷陳以輔寡昧苦口良藥逆耳忠言裨益滋多臧仲惟切今後內外臣僚或有所見及有所裨贊可具實封章表以聞或欲面對便仰閣門使非時引見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閣上章不候次對太宗嘗謂門下侍郎昭文館太學士宋琪等曰在昔帝王多以崇高自處顏色嚴毅左右無敢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欵曲商確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卿

等但直道而行無得有所顧避琪謝曰臣等非才待罪相府陛下曲賜溫顏令盡愚懇敢不傾竭以副聖意○雍熙元年六月丁亥詔求直言曰朕以不敏托於兆人之上夙夜罔敢荒寧賴九廟儲祥上玄降祐萬務粗治于今九年而數日前迅雷之中烈火遽作既延災於正殿蓋示譴於眇躬祇畏震驚罔敢寧處上天儆戒必有由焉豈非燭理之所不明賞罰之所未當物情尚多於壅塞政治未洽於和平生民未息於瘡痍獄訟未除於枉撓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淹滯有一于此足敗政經載深御朽之誠思啓納言之路卿等列于有位咸切致君所宜各竭忠規共伸讜議揚朝廷之缺失陳時務

之否臧宜鑿乃心必期無隱朕將親覽用自儆焉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求直言詔曰朕欽承大寶祗勵小
 心膺眷佑之無疆荷靈禧之狎至少虧周慎俄有震驚
 雖曰因入敢忘克已乃榮王元儼官不謹遺燼遽致延
 燒昏夕之間撲滅靡及遲明之際士五駢臻尚賴群心
 率方盡瘁殿庭連屬不免致焚官禁回環率皆安堵眷
 茲藩邸自失於防微仰謝宗祚彌深於省咎亦虞庶務
 未洽大和或政令匪中或物情有壅期間讜論以輔躬
 躬應文武官並許直言當從親覽得聞規益勿悛傾輸
 仁宗明道元年八月詔群臣直言闕失曰朕猥以眇躬
 纂于洪緒既絕畋遊之好又無臺榭之營十載于茲未

嘗暇逸不意掖庭之內火焚非嚴一夕延燔徧於八殿
 而端門正寢禁帑群司猶免俱焚實繫衆力緬思降儆
 敢息省循其令內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毋有所隱副
 朕意焉○康定元年三月詔中外言闕政曰朕恭承端
 命撫有多方紹服前人之明勤經庶政之治居常勵翼
 罔敢怠荒載惟青異之來深原謹告之自屢脩應實所
 冀格和而乃咎證存臻炎風示變若曹其部方晝而冥
 震懼載懷怒焉如攻蓋朕責躬匪至求恣尚遺德刑未
 協于中信化未孚于下緣茲爽戾再集機祥重念景公
 退策舍之災成王起郊禾之偃曾不旋日合應自天寧
 予眇冲靡克通感矧前詔中外率責謹言亦既累旬未

聞獻可有能究民利病規朕闕違述在位之阿私圖禦
 邊之方略朕將裁擇以副憂勤○慶曆中手詔宰相杜
 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
 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琦等坐咨訪急務
 英宗治平四年求直言詔曰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
 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阜蕃以底丕平朕甚慕
 之朕猥以眇躬託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懼不能以承
 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水潦為沴迺者大雨京師廬室
 墊傷被溺者衆木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迹災變之來曾
 不虛發豈朕之不敏于德而不明於政歟將天下刑獄
 滯冤賦繇煩苦民有愁歎忘聊之聲以于其順氣歟不

然何天戒之甚著也今飭躬焦思欲消復木異未聞在
 位者之忠言進期自新厥路何由焉應中外臣寮並許
 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時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
 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脩
 以輔不逮

神宗熙寧七年求言詔曰朕涉道日淺耽于致治政失
 厥中以于陰陽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為虐四海之內
 被災者廣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變歷日滋
 久未蒙休應嗷嗷下民火命失時中夜以興震悸靡寧
 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
 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謹言鬱於上聞而阿諛

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效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字以聽其言

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謂刑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汪大猷曰朕思與卿等款語知朝政闕失昏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

金世宗諭宰臣曰朕之言行豈能無過常欲人直諫而無肯言者使其言果善朕從而行之又何難也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

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則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朕見緘默不言之人不欲觀之矣又曰朕觀唐史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其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惟指摘一二細碎事姑以塞責未嘗有及國家大利害者豈知而不言歟無乃亦不知也宰臣惶愧無以對

國朝戊戌十二月庚辰

太祖自宣至微召故老者傷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飢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問曰鄧

愈築城百姓怨否對曰頗怨

太祖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以失人心
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
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
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
于一

主公英明神武蕪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
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
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
皆為軍需所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

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太祖曰有不復者蓋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
布帛撫慰之而去

五倫書卷之十一

五倫書卷之十一

大丘曰... 不...

五倫書卷之十二

君道

御寶 善行

聽納

夏禹聞善言則拜○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商成湯從諫弗拂先民時若

列國魯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聚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
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宜民誠寒矣天
寒而起役恐傷民乎公曰善令罷役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
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棄民時也夫德不施而又
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
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請晏子曰天下不
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公曰善遂出
衣發粟以與飢貧者○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
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

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倘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
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矣不
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
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矣不斫以臣參比二人
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威王時鄒忌言於王曰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
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
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
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
能諛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
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暮年之後雖欲言

無可進言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

楚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為人
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
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
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揚姬右
擁越姬左稱社右朝服曰吾鐘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
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貧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
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
蘇從手右抽陰力勿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

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
而忘死人君遊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
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遊之子何為絕我遊乎怒而擊
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
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子
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
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為
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
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
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
若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遊耳後世遊之無有極時

柰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阬為
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弦之樂而遊於父之墓上
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遊荆臺令罷先置
梁君獵見白鴈群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止之不止鴈
群駭因怒欲射行者公孫襲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怒
曰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襲曰昔齊景公大旱卜
曰當以入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
為民也今必使吾以入祠寡人身當之言未卒而天大
雨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鴈故而欲射人
襲謂主君無異於狼虎也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曰幸
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

漢高祖既入咸陽降秦王子嬰觀宮室帷帳犬馬重寶婦
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曰夫秦為無
道故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
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
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高祖乃還霸上○相國蕭
何以罪繫獄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
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
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擊治
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
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
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

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買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帝於是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爾

文帝時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群臣表盜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

武帝征和四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帝每對群臣自歎曰卿特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宣帝地節三年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歐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入人之死太平之末治凡以此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實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置廷尉乎

光武建武中杜詩為南陽太守初禁綱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太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為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帝嘗輕與期門近出衛尉鈿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臣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織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

朱浮為執金吾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以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自是牧守易代頗簡○二十八年帝大會群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群臣承望帝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明帝時王望為青州刺史州郡災害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

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特公卿皆以爲望之專命法
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
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令望懷義忘罪當仁
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
意議赦而不罪

章帝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簡臺校書楊終以爲廣陵楚
淮南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
疏諫書奏帝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帝從之聽
還徙者悉罷遣屯

三國魏文帝時侍中蘇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
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
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堯舜之化而以獵戲多殺
群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
之

唐太宗即位初務止姦慝風聞諸曹按典多有受賂乃遣
左右試以財遺之有司問令史受魏綸一匹太宗怒將
殺之尚書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
物試之即行極法謂陷其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也
帝納之因召文武五品以下謂曰朕欲殺之非是有偏
憎惡直欲懲戒不更犯耳裴矩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
如此天下何憂不治○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
爲充華典冊具或言其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

則欲民有棟宇享膏粱則欲民有飽食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聞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為民父母意哉帝痛自咎責即詔停冊○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帝責之温彦博與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帝怒曰朕真卿等於心腹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邪彦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謂房玄齡曰納諫誠難朕責温彦博王珪今則悔之○貞觀中發卒修洛陽宮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言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

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營宮室木皆致之遠方二千八曳一柱以木為輪則屢摩火出乃鐵鑄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土其餘可知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陛下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有理即為之罷役賜玄素絲二百匹○十八年房玄齡以微諫歸第褚遂良言玄齡自義旗之始翼

贊聖功武德之季自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陛下若以為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士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帝遂召出之○帝又嘗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願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撫掌大笑曰誠有是事○太子太師魏徵薨帝謂侍臣曰玄成已沒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有愛有憎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治可以興矣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

高宗乾封二年八月嘗引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司刑少常伯李安期進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天下至廣非無某茂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讒毀以為朋黨沉屈者未聞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虛已招納務於搜訪不怠親離唯能是用讒毀亦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帝深然之

齊宗景雲中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然燈百千炬

三日三夜上御延喜門觀燈縱樂凡三日夜左拾遺嚴挺之上疏極諫上納其言而止

玄宗開元元年帝講武新豐姚崇為同州刺史召詣行在帝歡甚咨天下事崇奏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乘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俸邊功可乎比來主佞員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小人之口臣願此輩不與政可乎威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浸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

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驕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享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關梁亂乎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肅宗至德中關東獻俘百人詔並處斬囚有御天歎者司膳員外郎李勉偶過問之對曰某被協制守官非廷者勉入而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黜汚者半天下皆欲澡

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兇惡也帝遽令奪騎
省釋由是歸化日至

德宗興元元年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
林木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遷私別庫
則士卒怨望無復聞志上疏諫之帝即命去其榜
憲宗元和五年翰林學士司勳郎中知制誥李絳面論
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命加顯責又承璀於軍中立聖政
碑非舊制不可許帝初甚怒色變絳前語不已辭旨懇
切因泣下帝徐察其意直色稍和卒大開悟遂以絳為
中書舍人學士如前亟命軍中吏去所立碑曰微絳言
不知此為損我翌日又面賜絳紫衣金魚親為絳擇良

笏賜而勉之

宋太祖嘗召慶士王昭素問治世對曰莫若愛民間養身
曰莫若寡慾帝書其語於屏間

真宗時王欽若與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
爭帝召王且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
同下御史府且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且從容曰
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
日取旨明日召且前問之且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
何罪帝曰坐忿爭無禮且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
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御意如何
且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

之後少間罷之未晚也帝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
餘欽若等皆罷○帝以頻歲旱蝗問翰林學士李迪曰
旱蝗荐臻將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寬
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方為三司使俟
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
下詔賜之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悅迪又言陛下土木
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
仁宗時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矣猶未下
翰林學士張方平言於帝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驚曰
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
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

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帝大悟曰知
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
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罷
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
上恩且刻詔書北京過其下者稽首流涕

神宗初即位判國子監范純仁勸帝毋開邊隙又言變
改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怒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
不見之怒帝問何謂不見之怒對曰古入所謂天下之
人不_二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善之令條古事可為戒者
以聞○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帝以久旱不許羣臣固
請作樂左僕射富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

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
 以六之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而兩病又上疏請
 益畏天戒遠姦接近忠良帝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
 正文直苟非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至此敢不置之枕席
 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
 難弭太平可立俟也○百官上尊號司馬光權知樞密
 院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
 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
 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
 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太單于不聞
 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

此名帝大悅手詔答曰非卿朕不聞此言其善為答詢
 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帝遂終身不復
 受尊號○帝嘗召知制誥蘇軾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
 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
 患不明不患不動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
 進入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
 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
 有所隱○王安石執政帝以久旱避殿減膳憂形于色
 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
 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正為
 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

語安石曰臣未之聞也時鄭俠監安上門因久旱歲饑
 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羸疾愁苦
 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糝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
 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乃
 繪所見為圖奏疏上之且云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
 必雨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翌日命開
 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二衛具熙
 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
 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歡呼相賀是日果大雨
 輔臣入賀帝以俠所進圖示之安石自不安遂求去位
 哲宗元祐八年嘗密訪人材於梁燾燾曰信道不篤言

不見聽而詢問人材非臣所敢當也固問之燾曰人材
 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善惡
 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
 移聖意天下幸甚帝然之

高宗建炎元年尚書左僕射李綱侍帝論及靖康時事
 帝曰淵聖勤於政事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致播遷
 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
 可成否則術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
 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皆嘉納之○紹興元年中書
 舍人兼侍講胡安國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
 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

王倫書
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卹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
元氣不可不卹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
吏皆卹民事也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
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
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
此顧人主志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
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應所以明德
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人改給事中常被顧
問○王十朋諫曰陛下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爲首
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官中服澣濯之化衣
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帝用其言嚴鋪金鋪翠之令

取交趾所貢翠羽焚之

孝宗淳熙十五年朱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
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綱
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
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
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勤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
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
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脩撰奉祠
○黃洽遷右諫議大夫孝宗時在經筵言宰相代天理
物要在爲國得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
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材任職當盡公心君子

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帝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弼耶

理宗時同知樞密院趙葵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帝嘉納之○帝嘗以廣東安撫使崔與之為參知政事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

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於此帝嘉納之○洪咨夔為禮部郎中進對謂今日急務在進君子退小人如真德秀魏了翁當聚之于朝帝是其言命咨夔洎王遂同為監察御史咨夔又言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表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愴忭傾危詔奪韶職罷祠又言今殘金雖滅隣國方強益嚴守備尤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元世祖時寶默為翰林學士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挺侍世祖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命吁咈古之所尚余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鵝帝怒侍臣

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帝將討日本問趙良弼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觀其民俗狼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帝從之○時川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侍御史高鳴諫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帝曰善令速止之

仁宗以楊朶兒只爲侍御史御史納璘言事忤帝怒叵測朶兒只救之十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爲卿宥之可左遷爲昌平令昌平幾內劇縣欲以是因納璘朶兒只又言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肯復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讀真觀政要朶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也

英宗時拜住進右丞相帝幸五臺拜住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

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歛則民足而國安帝曰卿言甚善朕思之民為重君為輕國非民將何以為君今理民之事卿等當熟慮而慎行之

文宗時史惟良上疏言今天下郡邑被害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矣帝嘉納之

國朝辛丑七月甲子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思顏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謹言斯固可嘉思顏又曰迂句容有虎為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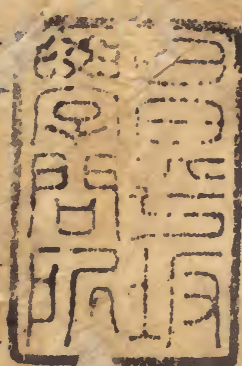
主上既遣人捕獲之今豢養民間飼之以犬無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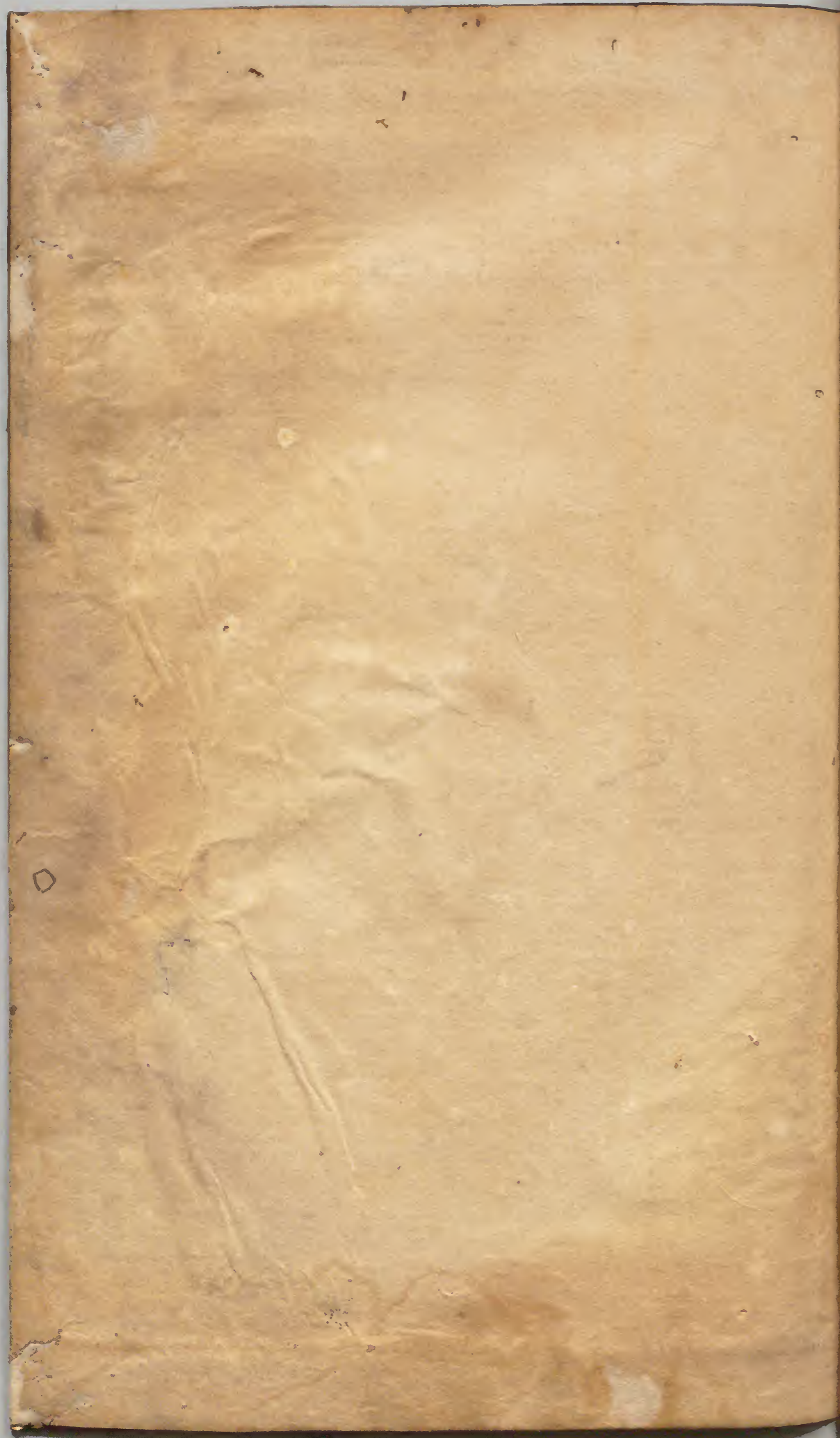
太祖欣然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
 國莫如薦舉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
 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為正統合四
 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
 崩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
 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為迭興之
 閏世乃知秦為漢閏隋為唐閏元為國朝之閏亦明矣
 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丕顯文明
 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八百年而
 已哉

太祖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亦
 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未有不由
 創業垂統為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速致亂亡者必
 反是鑒之往古事有可徵要之初天永命固有其道備
 德慎罰亦一端耳好問所言頗合朕意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list or index,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page is framed by a double-line border.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indicator,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indicator,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